

生产日期保质期都不提供 有些食物到手已变质

盲盒食品“变了味儿”

不知道早餐吃什么,就来个“剩菜盲盒”!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拼抢“剩菜盲盒”,这种盲盒里面并非剩菜,而是商家将还在保质期内的余量食物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盲盒形式低价出售。价格超低、满足猎奇心理,给生活增添乐趣,“剩菜盲盒”俘获了一些年轻人,但也遭到了安全无保障、品种有限等吐槽。

成为新型社交方式

“剩菜盲盒”近一年来在年轻人中逐渐走红,在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平台搜索“剩菜盲盒”,话题帖子上千个,其中包括经验分享、攻略、吐槽等各式各样的体验帖。95后的上班族王辉就是一位“剩菜盲盒”常客,在他分享的经验帖中,不少点赞都超过200,可谓经验丰富。

“去年年底公司同事推荐给我,到现在我已经下单30多次,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随机性。”王辉说。“剩菜盲盒”主要分为面包、奶制品、轻食、寿司、卤味等几种,都是大家经常吃的。王辉

买到的第一个盲盒是一款19.9元的面包组合。“两个大牛角包,瞬间感觉赚到了,原价40多元,至今仍记得刚打开时的那种惊喜感。”从那以后,他逐步增加购买频率,类别也从一开始的面包扩展到寿司、蛋糕等,慢慢地,隔三差五点个“剩菜盲盒”成了习惯。

王辉告诉记者,这种盲盒数量不多,一家店通常一次只出三到五份,虽不至于“秒没”,但也要靠抢。比如小程序显示上午10点10分上架,他会提前定好闹钟,等着开抢。“抢的过程挺刺激,一旦抢到了会很开心。从那一刻起就会期待开盲盒的瞬间:里面有我没吃过的新品吗?有我喜欢的蛋黄酥吗?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乐趣。”王辉说。每次抢到超值的“剩菜盲盒”,王辉都愿意发帖分享一下。评论中,不少网友表示:“今天的小确幸是盲盒给的。”“楼主把运气分给我一点吧。”

对于内向的王辉来说,这种交流不失为一种社交方式。在品尝廉价美食之余,和同龄人分享经验、晒出好运,让他心里十分满足。

晚间档盲盒更有性价比

在“剩菜盲盒”拥趸中,既有王辉这样期待新奇感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看重实惠的价格。套用当下的网络语言就是:不是面包买不起,而是盲盒更有性价比。90后的沈宁就是其中代表。

今年春节后,沈宁入职了新单位。随之而来的就是搬家、租房,适应新的通勤路线。粗略一算,生活成本增加了2000多元,她不得不精打细算起来。一次,她看到合租的室友拎回来一大袋面包,细问才知道这就是流行的“剩菜盲盒”。“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吐司、毛毛虫面包和一个司康,一共才花了17.9元。”看着价值几十元的面包如此便宜,沈宁也加入了盲盒大军。对她来说,买“剩菜盲盒”是为了省钱。“我主要买的就是面包盲盒,作为早餐能吃饱就可以,对于花样和口味倒是没有太在意。”沈宁说。

她发现,相比于猎奇,看重“剩菜盲盒”便宜实惠的人群更多,其中不乏刚刚毕业或者在高

校就读的学生。“这种盲盒百搭,能满足大家的不同需求,应该继续推广,我也会继续购买。”她表示。

吃到馊蛋糕 彻底告别盲盒

实惠、满足好奇心,“剩菜盲盒”用这两大“法宝”俘获了不少年轻人。可在开出惊喜的同时,也有人因“踩雷”受到惊吓,从而彻底告别了“剩菜盲盒”。80后宝妈安女士回忆起半年前的“踩雷”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开出了一个布丁蛋糕和巧克力蛋糕,拿给两个闺女吃,结果孩子们吃了一口就都吐出来了,说不好吃,我这才发现蛋糕已经馊了。”安女士说,这次经历让她不舒服了好几天,决心再也不贪图这种便宜,“几块蛋糕算下来没多少钱,可孩子们要真吃出个病来我得自责。”

无关键标识 让人忧心忡忡

“剩菜盲盒”里的蛋糕为什么会变质呢?记者调查发现,“剩

菜盲盒”通常分为预包装和现制现售两类。其中,预包装的会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而现制现售的大多不会标注。“现制现售的一般都会写推荐赏味期,购买后两小时内这样的提示,但是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一般是有的。”一家面包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来就不该知道盲盒里会有什么,商家还不提供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我们怎么能知道到手的食品是安全的呢?”采访中,不少像安女士一样的消费者表示,虽然愿意相信食品是新鲜的,但是也希望获得更明确的生产信息。

记者了解到,由于“剩菜盲盒”多为不退不换,消费者一旦“踩雷”,基本上只能自认倒霉。有些年轻人在生气之余,索性将不爱吃的盲盒食物直接倒进垃圾箱,与“剩菜盲盒”提倡的节约、珍惜粮食的主张背道而驰。

“其实这就是打折促销,和买一赠一没什么区别。但是信息不对称,让我感到不放心,应该加强法律法规约束,保障消费者权益。”安女士建议。

据《北京晚报》

游戏陪玩代练产业调查——

顶薪月入10万元,打着游戏就把钱挣了?

梵梵是一位游戏陪玩。

在行业内,他们被称为“陪陪”,有昵称。在点单群里,他们像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供下单的“老板”挑选。在这里,“老板”不是上司,而是指下订单的游戏玩家。

随着电竞行业的发展以及周边生态的兴起和壮大,游戏用户群体数量快速增长,像梵梵一样的游戏陪玩以及代练也成为了热门服务职业。不过,大众对游戏服务业的认知偏见仍有待校准,游戏陪玩和代练也依旧面临着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尴尬。与之相关的是,行业内各类问题层出不穷,规范化亟需提高。

另外,在强竞技游戏中,陪玩和代练的存在对游戏环境的影响以及给普通玩家造成的困扰,同样值得关注。

打着游戏就把钱挣了? 技术情商都在线才行

王者荣耀历史巅峰前10,105段打野,10个英雄国服标,这几个标签背后,隐藏着的是这位叫做徐凤年的年轻人。

游戏陪玩和代练是他的主要工作。

“打单子”,这是圈子里的黑话,意思就是接了陪玩或者代练的订单。

打着游戏就能把钱挣了。这句话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陪玩和代练的圈子里,既有徐凤年这样单干的“个体户”,也有以团体为单位运营的公司。

梵梵所在的Pop俱乐部主营业务就是陪玩,代练的单子他们也接。Pop目前设有6个分部,从事陪玩、代练人员超2000名。除了大家能想到的英雄联盟、王者荣

耀、和平精英,像蛋仔派对之类的游戏他们也有涉猎,“‘老板’群体比较多的,我们就会考虑去做”。

正如字面意思,陪玩就是陪着“老板”玩游戏,代练就是代替老板练号。二者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出卖时间和服务的行为。不同的是,代练有技术就行,陪玩既要有技术,还要有情商,要嘴甜,能把“老板”哄高兴。

熬夜通宵是常事 顶薪陪玩月入超10万元

代练的价格要低于陪玩。先说陪玩,技术硬且情商高,这样的称为技术陪,他们价格较高,单局定价在35元到40元左右。技术一般但是有其他特长的可以当娱乐陪,单价一般为18元到20元。

梵梵所在的俱乐部,除了按照局数收费,时间也是收费标准之一。

代练一般以结果为导向收费。以和平精英举例,从4200分的超级王牌到4300分的战神,赛季初的价格大概是1分5元,也就是“老板”共需要支付500元。如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代练会按照比例退还部分费用。

没有单子打的时候,徐凤年会在平台直播打王者荣耀。

刚入行的新人,如果没人带,接不到单子是很正常的事。相比徐凤年这类“个体户”,Pop这种公司化运营的模式在拉客、接单方面更具竞争优势。

资源陪,是俱乐部里比较特殊的存在。把“老板”拉进点单群后,只要“老板”下单,他们就能拿到相应报酬。在Pop,实行的是“抽10返9”,意思就是每促成

一单,俱乐部抽10元,其中9元给到资源陪。“我们属于抽得比较多的了,这样就会吸引很多资源陪,资源陪多了,‘老板’就多嘛,就是这样循环的。”梵梵说。

跟着“老板”的时间走,代练和陪玩的工作时间都是不固定的。忙的时候,一天打十几个小时,饭也没空吃。

像徐凤年这样,代练、陪玩两手抓,一个月的收入在1万元

月最多花500块钱找陪玩或者代练。

对抗竞技游戏中,一方的快乐往往建立在另一方的痛苦之上。

赛季初期的巅峰赛,赛季末期的排位局,陈腾总结,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他总能与代练们不期而遇。“肯定影响游戏体验啊,被打得像人机一样。”

对陈腾这样的普通玩家来



在对局中遇上陪玩代练,普通玩家会失去游戏体验。

说,要判断对面是商业代练还是来低分段“炸鱼”的,其实没那么容易。除非对方在推水晶时,公屏打字留下联系方式。而陈腾能做的,就是赛后点一下举报。

谁为行业野蛮生长买单

如果将2014年网鱼网咖发布首款游戏陪玩APP视为行业起点,陪玩和代练已经走过了10年的发展历程。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21年,国内游戏陪玩市场规模超140亿元。

管理层面上也落地了一些标准。例如,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曾颁布《游戏陪玩

师团体标准公告》,上线了游戏职业技能认定平台和游戏代练师技能认定平台,通过平台认定可获取专业证书。

换句话说,陪玩和代练是正规职业,他们统一被称为“游戏陪玩师”。

游戏陪玩师这个行业,表面看起来还算过得去,但只要掀开袍子就会发现,里面爬满了跳蚤。

未成年的进入是无法避免的。徐凤年和梵梵都明确表示,未成年人下的订单他们都不接。但只要愿意出钱,市场上总有人会接。梵梵说,面对来俱乐部应聘的陪玩和代练,他们有一条硬性标准:必须是年满18岁的成年人。但在一些小作坊式的俱乐部、工作室以及“个体户”运作中,未成年人接单的情况屡见不鲜。

为了限制代练,保障玩家权益,国内很多游戏厂家都在用户协议中明确规定,账号交给他人使用,造成的后果由个人承担。登录IP和设备异常时,也会要求用户刷脸验证。但总体来说,这些措施收效甚微。通过使用某些APP,“老板”和代练们就可以修改IP地址,前者通过刷脸验证后,可以直接将账号转给代练使用。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执行主任刘彬表示,目前,我国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代练,这是个人之间的私下合作,从法律上通常理解成一种委托关系,也就是游戏账号所有人委托他人练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一旦形成委托关系,受托人要为受托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文中受访者除刘彬外均为化名) 据《新京报》